

創作叢書



望

失

林

集說小篇短

行印局書新北海上

1 9 2 9

1929, 1, 25初版

1—2000

25再版

2001—5000

每册實價四角半

自序

不是開頑笑，這個小集子得和讀者相見是萬分微幸的；因為當我寫第一篇“一封絕命書”時，我的自殺的實行確有了七八分的決定了。

記得有一個我正在咯血的秋夜，我被一羣魔鬼追迫得醒來時，一輪素淨的明月從窗櫺裏對我幽默地覷着。她如在歛容深思，又如在舒眉微笑。室內的一切什物都呈着拘謹而淡雅的色相，在銀灰色的光波裏動搖又如寂靜。對面大牀上睡着的妻和孩子，發出舒齊而輕微的鼾聲和我的參差而急促的痰喘相

應和。後院的梧桐上鳴着一隻夜鳥，咻咻……咻咻……的。這時我忽而輕輕地快快地從被窩裏蛻出來，下了牀，去取那私藏在書櫥裏的安眠藥片。真不幸！妻已醒覺了，探出頭來，‘呀！怎麼？你……’我嚇得心頭一跳，恍如從夢中醒來，一個神祕而飄忽的幻象，好似展撲着銀翅，繾綣着裾袂，別我而自去了。接着妻燃上了洋燈，我的眼連睜着，心怔忡着。

年來我的病只管有增無減，其他的什麼什麼，也在在使人傷心短氣，這樣活着，實在是毫無生趣：那末爲什麼不早早實殘自殺夙願呢？——唉！希望真像一個毒豔女妖，直是你不到筋疲力盡不止！——呀！我又弄錯了！我還有什麼希望呢？乾脆地說罷，爲了創作，我還不想就死。我並沒有君子立言或是五十元百元一千字的野心，我只覺躺在藤椅

上，看一個一個的藍字從黃筆尖裏層出不窮地瀉出來堆在一張白紙上，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這時當然不去管他痰鳴，氣喘，腰酸，背痛，即便是咯口把鮮紅的血！醫生說起來，寫作的生活於我是極不宜的，但是我覺得這是極有意義的，雙料的意義呢！

在此我還要提起一段舊因緣。去年的文學週報上，刊過一封黎錦明先生贊賞我那篇掃墓的信。這封信使我悲傷得流了不少的淚。他期望得我太大了，垂死的病人如何當得起？然而他的期望我，鼓勵我的一片盛意是夠使我感激涕零的。我久想給他一個回覆，略述我的身世；但我不願使一個迫切地期望我的人，爲我而得到失望的不快——然而終於使他失望了！

一九二七，三，一二，序於方泰。

失望目錄

1. 一封絕命書.....1
2. 西瓜13
3. 離母親的第一夜31
4. 掃墓.....39
5. 聖人的失節.....73
6. 道蓮.....93
7. 雪人.....121
8. 滿天星147
9. 煙紋.....169
10. 頭205

一封絕命書

Y,親愛的 Y:

我並不要想到什麼‘彼岸’去,雖然我的船票是買到海參崴的而現在已出長江口了. Y, 我已經決定葬身魚腹了! 我的自殺的意思,屢次在你面前吐露,屢次被你婉轉地勸阻; 你是我的惟一的愛我的知己,Y,然而爲了你,我又多受了一年人世間的苦痛了.我自己知道——十分地知道,我在世間多活一天,不過多受一天苦罷了; 我不願再苦下去,所以毅然決然地到海上來,Y,恕我不別而行.

Y,我是極端反對自殺的. 爲了 C .

的自殺，我曾經做過一篇青年自殺與社會壓迫的論文。我說，“社會本來不能自己改良，要我們個人去改良牠。”“應爲有代價的犧牲，闢出一條光明的路，爲後人造福。”“從地獄裏造天堂。”“自殺是自示其弱。”“自殺的罪比殺人的罪還大，自殺是大罪惡。”……那末，我爲什麼現在又要投海自殺呢？這是我今天寫這封絕命書的主要動機。

我病得差不多殘廢了，我的存在在世界上，好像冬青上的一片黃葉，薔薇架上一個開放不出的蓓蕾，葡萄藤被蟲蝕中空的一端：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園藝家對於這種植物的病的部分只有採取直截爽快地摘斷或切去的手段，纔能保了植物全體的完美的生命：我的自殺的原因不過像這樣的簡單；所不同者，牠們植物是被動的而我是自動的；

我們是人，不當自動麼？Y，我是人類中的贅疣啊！英國哲學家休謨早已教我怎樣自己處置了。

“我若是沒有力量爲社會造福，或是爲社會的累贅，或是因爲我的生命妨礙別人爲社會盡力，那麼我若是自殺了，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人家或者要疑心我的自殺是爲了社會的壓迫。那我絕對不能承認，社會固然壓迫——嚴厲地慘酷地壓迫過我，但是我一點不怕，我的反抗的力量，或者要比那壓迫的力量大幾倍；我們怎樣的奔走，怎樣的宣傳，怎樣的暗殺，前事歷歷在目，Y，我們是在同一戰綫裏作戰的。我那里怕壓迫！壓迫之於我，正像鍋蓋之於蒸氣，只要在鍋底燃燒，就不怕牠不浮起。——就看窗外的海罷！看帶着破壞性的勇猛的浪濤呵！看打着礁石的

浪濤呵！看激起的雪白而美麗的浪花呵！礁石完成了浪濤的藝術的生命了！我誦贊反抗的蒸氣，我謳歌奮鬥的浪濤；我要度牠們這種生活，——唉，這是夢裏的話了！

永不忘的是二年前秋間的一天，那天爲了日人慘殺華工，我在國民大會對羣衆演講，正講到激昂慷慨有勁兒的時候，我忽然劇烈地吐血了，倒在地上，人事不知，醒來我已在醫院的病榻上。

從此 Hygeia 遺棄了我。

Y，初期的慢性的肺癆，並不是一個不治之症，我得到兩個不同的治法：一個是汪醫士給我的，一個是我的祖父給我的。

“現代的醫藥界還沒有發明肺癆的絕對藥和特效的治法；所以清潔的空氣還是公認爲療肺的聖藥。

所以歐洲患肺病的人大都到瑞士的高山上去養病的。像我們中國的廬山也是很好的療肺地，那邊不但地位高，空氣好，並且是一個名勝地，到那邊休養一年半載，像你病還不深的人，包管你全愈而歸。”

這個治法，汪醫士不告訴我，我也何嘗不知道；但是，我是一個窮人，我如何好到廬山養病呢？不要說廬山，就是西山，湯山，北戴河，莫干山，西湖……那些適宜於養病的勝地，都被有錢有勢的外國人，官僚，政客，名流，富商佔據殆徧了。他們霸據了國際舞臺，政治劇場，商場工廠以及農田，水利，還嫌不夠，再要佔據了自然的名勝，造山莊，建別墅，做他們壓迫平民後暫告喘息的樂土，他們真殘暴呀，他們真野心呀！一切都被他們佔據了。——總之，我不能到廬山養病了。

“你的病都是自己作出來的：什麼宣傳咯，演講咯，革命咯，管那些不換一個錢的閒事。我當時口口聲聲教你安分守己，不要做出頭的椽子，你那裏肯聽，我也氣得不管了。如今你自有病，自得知；‘不聽老人言，喫盡苦黃連。’你應該懊悔了。孩子，你不要傷心！你的病不要緊的，只要息心靜氣地靜養，千萬不要動火，凡事都要付之一笑，別人說天，你就跟着說天；別人說地，你就跟着說地。爭意氣最是傷身，要做到‘睡面自乾’的工夫。每年再喫一料十全大補丸，逢着清明，立夏，霜降，冬至……幾個大節氣，不妨問你爸爸討幾筒喫喫：照這樣，病自然會漸漸地好的。你的爸爸不是也有吐血病麼？十八歲吐起吐到現在還

是健全，這叫做‘破船不沉。’”

Y，祖父的話，是古中華歷代相傳的養生妙諦。靜坐，參禪，養真，修性，……都是我們東方文明的結晶呵！好一個‘破船不沉’的妙喻，中國人原來大半是‘半生不遂，’‘有眼無珠，’‘裝聾做啞，’‘有氣沒力’的一隻一隻的‘不沉’的‘破船’呵！牠們幾千年安穩地航行水上，西洋鐵甲船或者要先傾覆牠們看呢！哦！哦！我們中國的顛撲不破，全靠這‘破船不沉’的哲學的維繫之力啊！Y，你看我能聽從祖父的話不能。

Y，醫生的治法，我是辦不到的；祖父的辦法，我是不入耳的；於是我的病便成不治之症了。二年來我的生活，完全是和病痛奮鬥的生活：我不時吐血之外，還患了久咳，肛門癰，失眠，痢疾等病症。‘四肢三痛苦，十日九呻吟。’這種痛

苦是難忍的呀！

“我不怕死，但是這種痛苦是我所不能忍耐的。”這是熱情的，反抗的拜倫病得昏迷時的話呵！

我早被病魔克服了，我的反抗的能力，失卻，失卻，一切失卻了！碰到了壓迫我正要立起來反抗，已氣喘得呼吸不成了。我的反抗的能力在夢中，只在夢中罷，還能表演其萬一；在夢中，我能捏着手鎗，執着利刃殺我的仇敵，據妻說，我睡着的時候，時常使手劃腳地‘前進！前進！殺呀！殺呀！’的呼喊。

Y，我真不平呀！一病二年，不但沒有錢買藥喫，連衣食費也有些爲難了。這原沒有什麼奇怪，在現在的社會上，一年做到頭，一天做到晚的健康的人，也有餓死凍死的呢！真可恨！我的鄰家的富翁，他和他的三個姨太太天天打牌喝

酒，淫謔的聲浪，夜深時聲聲刺到我的耳裏。我往往不自主地喊着，‘革他媽的命！’但是我立刻知道，‘我沒有這個能力了！’

我自然不異於人‘好生惡死’的，我天天希望病好而病偏一天一天沉重下去。到今年春上，我自己知道完全無望了；於是我天天喝酒抽煙，祈禱死神早日來臨，而死神偏又不就來：咳！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惡病，Y，你看除了一刀兩段地自殺外有什麼解脫的方法呢？

Y，求死不得的苦真是苦哩！去年秋裏我的表妹病劇時，她僵臥在病榻上，拱着手誠懇地哀求我道：“表哥，我反正不中用了，我耐不得這不死的苦，你是愛我的，謝謝你替我買瓶安神水來。——他們都是冤家，我央求了二天，他們竟不肯給垂死的人以一些恩惠；你是愛我的，

表哥！”她的間歇而淒婉的哀聲，正像月明風冷裏寒蛩的幽泣，使我一陣心酸，吐不出半句話來；而她卻眼瞪着我等我的回答。我真殘忍呵！我的回答是，“表妹，愛莫能助！”她的死灰一般的臉上，立刻緩流着兩行清淚，我也忍不住嗚咽抽泣，姑母也哭做一團了。可憐她又多苦了三天！

表妹死的時候，我的病已經受了克蘭醫士的診察斷為無望，時間至多不能過十六個月；又鑑於表妹彌留時的慘狀；我已決心自殺。‘怎樣自殺？’的問題，頗費我的再四躊躇：刀上？不好；繩上？不好；手鎗？不好；毒藥？也不好：因為我不願給人家看見我的遺骸，也不願使我的妻打着調子曼聲歌哭，更不願他們替我營個圓錐體的醜陋的墳墓，並且佔了幾方尺有用的土地：於